

歷朝紀政綱目

正編三十二



				漢書門
		八	八	
		七	八	
	二	七	八	
四	二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漢
		八	書
		七	
	四	八	
二	四	八	
函	冊	號	類
一	九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0
冊數	40 (23)
函號	284 73





正編歷朝紀政綱目卷之三十二

嘉興 蔡陽 黃洪憲 編纂

晉江 和齋 許順象 註補

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前書句勘兩稅錢帛有稅外之名非惟正之供多矣既不能推以予民而

魏 鄭侯格君 非亦少

也錢帛有稅外之名非惟正之供多矣既不能推以予民而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其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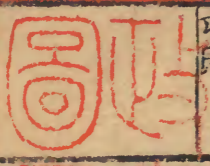
得二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

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素必有所

須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

錢帛三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

救諸道勿



天子不私求財

李宰相知

李必惆悵不敢言

王者以天下為家

李必欲弭德宗之欲

啓其門而禁其出

道勿令宰相知。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

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爾。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必

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上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勿

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

之者。非其道故歟。

尹起莘曰。李必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

炎尚能一言歸財賦於左帑。必乃反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

多僻。必皆一一爭辯。故至是有不能盡言者。况既有常稅。則

稅外安得復有錢帛。而又輸之大盈。則其失愈益甚矣。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書法置太公廟不書詔。此其書詔何。譏非事也。白起之世祀諱矣。而

以荒誕之說。葺廟而褒贈之。書曰。詔。譏在上也。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番入

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必曰。今

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

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詔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

起列國之將。增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

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

矣。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必薦之。

秋七月。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

矣。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必薦之。

秋七月。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

矣。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必薦之。

秋七月。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

矣。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必薦之。

秋七月。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羅句檢諸
遺稅外物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韋臯為書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臯遣兵拒擊破之於清谿關外

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

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五年春正月以董晉實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姦和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僕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奔奉天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

此杞所以為姦邪

巴巴

以張建封為泗濠節度使

楊炎意朕
不足與言

君相不言
命

君相所以
告命

此朕所以
喜於得
卿

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
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不足與言。以是
義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
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
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
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
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言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
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
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泌
薦竇參。通敏可。蕪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

知宰相能
否視天下
安危

李泌之論
正

歷朝紀政正編

卷三十一

唐憲宗貞元五年

四

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
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
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
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
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范氏祖禹曰。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
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
矣。若建中之亂。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杞而致亂。乃可謂命
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
邪。不省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為命。宜其德之不建。
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鄴侯智慮
過人

謀議固安
危之本

胡氏寅曰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重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安知所行者何事和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間曲全玄肅父子

房杜姚宋
可並驅爭
先

子唐

功不小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泌於德宗時一居相位請置十六衛將軍請全功臣請復所省州縣官論張延賞謀諫太子停西域使者厚給分隸神策軍議府兵募戍卒屯田京師舉陽城為諫議大夫炳炳相業即房杜姚宋可以並驅而爭先矣舊史謂德宗晚好鬼神事泌乃獲用何視泌之淺而議之容易哉

冬十月。韋臯遣將擊吐蕃復雋州赴雋

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其子為忠貞可汗

六年春迎佛骨於岐山

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所殺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

子阿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先據高坐。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

未辛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

詔六軍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答辱。

書法直書其事而

初上還長安。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侍恩驕橫。陵忽府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侍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答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

毋得答辱

秋七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書法書解內職何持筆也。帝於是無論思之益。

矣持書惜之

竇參惡之也

胡氏寅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

愚度之。正謂長源。李泌表字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

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然

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遣使來獻俘。

書法於是再書回鶻敗吐蕃和戎之利獨

此而已矣

以吳琯為陝虢觀察使

長源周旋三帝間

陸贄乃天

申壬

奏治福建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也。由是始惡參。而改奏於陝虢。使代參黨李巽焉。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貽終不失臣節。及卒。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劫監軍孟介請於朝許之。

夏五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柳州別駕。

竇參陰狡而悞。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頌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各舉其屬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恩。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絕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道之。難行。亦可知矣。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

臺省將來宰相

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陸相所請易用

宰相不得行其職

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責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諛言。贊雖再三辯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况宰相乎。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上不從。

延齡並四惡故得行其說

胡氏曰：德宗典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諛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妬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書法。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

之陰盛矣

溺死者三萬餘人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書法

上書四十餘州大水。下書遣使宣撫諸道。此亦可謂得救災之意矣。

諸道

陸贄奏遣
巡撫

帝王棟系
萬邦

忠恕之道

知命之事

敬重直洙
泗之徒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
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
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
失人，何憂乏用。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
讎敵，穆公猶救其饑，而况帝王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
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力
利者，率用之。終亦自陷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
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
也。知命之事也。敬重直洙之學，其直洙泗之徒歟。

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

邊和雜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鎮邊和糴。

陸贄言

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故也。今戍
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
發，救援已獲，勝罷歸。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
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
司競為纖嗇，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
以俟公私之乏，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
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
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近歲關輔屢豐，江淮水潦，關
輔無錢，江淮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

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耗至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

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絲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若行其策。邊備浸充。

十一月。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

姜公輔久不遷官。請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

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黃冠之請。躁動懼讟。所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

十二月。以柏良器為右領軍。

姜公輔為
為道士
公輔不敢
泄贄語

君子不可
不知道

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酉癸

初稅茶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敗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書初何謹始也。自帝有此書。至文宗書增茶稅。至馬氏書。叔茶稅。帝啓之也。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采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天地生物以養人。取之不可悉。張滂王涯豈足效。

胡氏寅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劉安益曰作兩稅法書始。行間架陌錢書初。稅茶法書初。皆罪其始為民害也。

張茂昭可謂不負國

城鹽州

城鹽州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書賜名何美也。曷為美之。茂昭四請除代。曰。吾不敬子孫。染於汙俗。可謂不負國矣。

靈武銀夏河西復安

初鹽城既陷。塞外復保障。吐蕃復阻絕。靈武侵擾。脚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三月。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

陸贄諫罪

以小人腹度君子心

敬輿非以德報怨

收輿以直行事

遺參綸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

胡氏寅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恠。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乎。直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

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神防護。是以心膂之臣。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訴之事。利於中傷。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枉豈宜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

陸贄諫罪

陸贄諫罪

陸贄諫罪

陸贄諫罪

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私交。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非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董晉罷

韋臯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雲南遣使上表

胡氏寅曰。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

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之

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然後不召患

於藩籬之外矣。

詔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

中國當以自治為強

詔宰相送秉筆處政

事

德故事。宰相送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尹起莘曰。宰相頃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

是時加賈耽趙憬盧邁皆無是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

果欲經綸庶務。則一摺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群庸。是

猶以騏驥與駑駘並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

後去哉。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陸贄惜也。

置欠負耗贖染練庫書法

德宗崇書置瓊林大盈庫矣。於是再書識也。延齡之欺甚矣。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

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

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

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

陸贄才德俱優

一摺足任其責

其言

騏驥與駑駘並駕

君子為陸贄惜

德宗崇書置瓊林大盈庫矣。於是再書識也。延齡之欺甚矣。

延齡以美
餘同上

李晟良將

李晟乃良
相

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
牧廐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
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
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
立時人醜。正流言。謂醜告正直者。流言以謗毀之也。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
本末。明行賞罰。今眾口喧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八月。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年六十。謚曰忠武。有十
五子。其聞者。愿憲。勳。聰。
[胡氏寅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
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懷光反。咸陽河朔三叛。
扣王李。納獬河南。李希烈。訂鄭。反。晟無積貲。輸糧。捉孤軍。抗

李晟以忠
誼感人
三王之佐
乃過其能

李晟可謂
仁義將

此安危強
弱之幾

歷朝紀政正編

卷三十一

唐憲宗元和元年

十四

群賊身偏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為
之死爾。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過其能。可謂
仁義將矣。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書法]

綱目之法。逐殺
主帥。而就代之

則書其主名。於是逐士寧者。李萬榮也。上以萬榮代之。則其
不書主名。何罪。士寧也。士寧淫虐。以失眾心。綱目畧逐者。所
懲也。

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眾心。會士寧出
略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勅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
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眾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
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疆弱之幾。不可不
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

为国之道
以义训人

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禁。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理必寧息。上不從。

范氏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戊甲

十年春正月。劍南山西山羗蠻來降。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臯遣使

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獻款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從其請也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其子緘秘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
虞候王延貴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
往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
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
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眾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
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
虔休。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關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
心畏戎虜。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
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

陸贄奏
備六失

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
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
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
入寇。將帥虛張賊勢。唯務徵發益師。無裨禦寇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有言所入。半以事邊。間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
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
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
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
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今窮邊長鎮之兵。
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
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

餘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然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幾失於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番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贊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贊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敬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于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

不自用

明君恭已而成功

陸贄以三狀擬進

王者待人以誠

二者迭運
如循環

明王不以
私及人
明王不以
意選士

陸贄奏請
以六條均
財節用

必自選用。一經遣責，終身不收。好以辨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驚飾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贄又奏請均節財用。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

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輒稼減其租。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緡，繡布帛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

穀帛者人之所為

兩稅他錢是稅

長人者罕
能推忠恕
之情

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中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為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率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酌。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

珍材待正
君乃出

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大府少卿常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處之不安。上亦頗知誕妄。但以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元。司農卿李鈺。以鐵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費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

陸贄獨以
身當

陸贄上

陸贄上
負天子
陸贄不負
所天子

趙憬默而
不言

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上加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密以贄所議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

范氏祖禹曰：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以春秋之法，憬其為誅首歟。

乙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裴延齡、李充、張滂、李錡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充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靡。

陽城拜官
不辭
人皆相望
風采
人莫去親
其際
韓愈爭臣
命
陽城不以
陽城帥諫
官守延英
門
陽城命延
英姦佞

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死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滂、錡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為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郊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任凡九州皆有惠，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愛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

方福大言

一日言病，任凡九州皆有惠，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愛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

質太平

萬福名重天下

陽城有待而為

陽城賢而未及善

陽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遇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下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必以其微。陸相見踈，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綵綸之言非可

城有功於唐其天陸公有遺不可則止之義以陽城為國子司業

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爾雖然，謹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矣。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回鶻奉城可汗死，遣使立懷信可汗。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欲以悅其意也。

〔尹起莘曰〕中書令為三省長官。平章事為宰相。既以勲臣與方鎮並遷。而又諸道節鎮普加檢校官。則夫名爵之濫。至是極矣。德宗初年。銳欲削平藩鎮。而末年乃反若此。由其所信非所當信。而所行非所當行故也。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誠公主有廢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右

推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賈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書法〕宦官為中尉。恒也。其

是文場求降麻帝。諭焚之。而各宰相之不能拒書。幸之也。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

謂用

聖相不敢
違拒中人

朕得卿言
方寤

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絀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絀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胡氏寅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罷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各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陸贄。李泌為議論之臣。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即諸道進奉市恩

日進月進

刺史進奉自漢始

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皆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責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故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自入所進總什一二李蕪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欽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尹起莘曰欲觀世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延齡以欺誕而寵擢陸贄以忠正而貶逐陽城以直言而左遷方鎮以政扈而進爵然猶未也齊運以柔佞為常伯韋渠牟

貞元治亂瞭然在目

以辨給為補闕竇霍以宦人為統軍嚴綬以進奉為外郎德宗進退人才雖不止此而其大要亦不越此然則政事安得而不紊威令安得而復伸貞元之治亂瞭然在目識者可以觀矣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陸長源為行軍司馬

趙憬卒

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

豐州李端公

卷三十二

三編

唐憲宗貞元十二年

二十三

坐中皆屬
目瞭略一

豐州完實
雄於北邊

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號為端臺。人稱之曰端公。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書法

書譏也。渠牟狡險。忼躁。不稱甚矣。

上有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

丑丁

築方渠合
道木波三
城

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明。實狡險。搭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大刺。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推率皆庸鄙。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謂南方書生非將才。判官盧坦以為姚大夫外。柔內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恐自此始也。遂去。上以方城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

以宦者為
市外使

以實之。此萬金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素。

七月，起復張茂宗為左衛軍尚公主書法

書起復尚公議讖之讖也。德宗之初立也。有縣主將嫁，會上從姊妹卒，命罷之。始則愛禮於縣主，今則於已女不愛焉。前後相反如二人矣。於是張男貴，表請成昏不書。書起復，蔽其失於德宗也。終綱目書起復七，讖未有甚於此者矣。

九月，盧邁罷。

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

張建封奏
宮市

初置神策
統軍
庚寅

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豈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廩賜優厚。諸將多請還隸神策，其軍遂至十

五萬人

九月吳少誠叛侵壽州

貶陽城為道州刺史

大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

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請讓城自

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

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

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

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

陽城治民如治家
陽城自署其考
撫字心勞

卯巳

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

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

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

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

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

衣崔善貢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

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

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藩

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

去之

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范氏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鉗天下之口舌長姦臣之威實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劉洸准卒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洸准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譴呼於城郭者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諸軍討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

無自大色
受賜如在上前
去事不遂
報私喜

庚辰

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遂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十六年春正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

平杜不能
行愷悌之
政

德宗之心
與宦者為

罪。牙將曹文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有勝數。雖使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替之。詔貶少微。江南宮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范氏曰。德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以聽之。踈群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人殺身以明之。亦不信也。是以其等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可不深戒哉。

五月。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潁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五樓。

于頔奏貶元洪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書法

機置不書所自。書所自。皆譏也。帝於元洪。頔欲罪則罪之。故輕則輕之。於薛正倫。頔欲貶則貶之。欲留則留之。初年之剛氣。至是消沮盡矣。書曰。于頔奏。所以深病德宗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大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勅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德宗非實
能剛勇

剛勇二者
不可不察

天下之勇
不可怯
至剛大勇
不可不養

聖人喜怒
在物而不
在已
若持衡懸
若持衡懸

范氏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
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
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
壯銳而老消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不度可而為不慮後
而發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
勇可怯也天下之勇不可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
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養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則其
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亡是以前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胡氏寅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已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
相流四凶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

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吾怒在已故忠賢則惡忌疎
斥之跋扈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
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
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不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
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劫建封子愔令知
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城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從
為宣慰使鄘至召將士宣朝告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傷甚
以張愔為徐州團練使

張愔表求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

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

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左節度使。

以李藩為祕書郎。

書法。李藩為祕書郎。幸之也。德宗本心。天理於此。有未盡。晦者。故書喜之。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

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求欲何為。不速去。

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劾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

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

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來。詰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

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祕書郎。

九月。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

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

李藩神色

不變

杜佑密保

李藩

安雅

李藩儀度

以為朋比。貶之。

以齊抗同平章事。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書法

少誠書叛。書討矣。又書襲敗。全義矣。未聞其上表謝罪也。

而遷救之。復其官爵。不振甚矣。善病唐也。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

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

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

少誠。韓全義至長安。賈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

尹起莘曰。書吳少誠反。侵壽州。又書寇唐州。又書削官進討。

則少誠叛逆之罪不可赦也。書韓全義為招討使。又書韓全

義與戰大潰。又書大敗走保陳州。則是全義僭軍之罪不可

已辛

道也。夫少誠背叛。既不能討。余我失律。又不能誅。卒之少誠復官。而全義付之不問。德宗繆以如此。曾不自知愧耻。然則書赦吳少誠。復其官爵。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十七年五月。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貞代之。

冬十日。以常臯為司徒中書令。賜封南康王。德宗之篇藩鎮為韓滉常

臯。多予辭。故備書之。

秋八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德宗批政多矣。前書詔六軍與百姓訟府縣。毋得答

辱。此書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皆失言也。其文而殿義見矣。

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通債。詔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群

不當因人廢事

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尹起莘曰。正牙奏事。唐室之令典也。高弘本自理通債。黜之足矣。德宗於忠賢棄猶土梗。何愛一弘本而為之改易朝章。

蓋其私慝之心。特借是而發。故綱目但書詔百官毋得正牙

奏事。而不言所因。則見其出於本心。蓋亦春秋推見至隱之法也。

春秋推見至隱之法

未癸

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

遷獻懿二祖於興聖廟。

先是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

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裕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

復正太祖之位。為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

遷獻懿二祖於興聖廟

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圈寢。四曰附于興聖。唯祔于興聖為是。至十九年。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杖監察御史崔遠流崖州。

書法

書議也。崔遠不諳近例。公罪也。擢為御史。苛以耳目。而杖之。而

流之甚矣。德宗心性。常與宦者為一。不自知其罪之過也。有書議之。

建中初。敕京城繫囚。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近歲比軍移牒而已。遠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入右神策軍。軍使奏之。上怒。杖遠四十流崖州。

貶韓愈為陽山令。

書法

坐請寬則也。前書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愈猶以此獲罪。聚斂之心。累之也。有書

之議。

貶韓愈為陽山令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韓愈無負於言。山陽之行不必往。

申壬

尹起莘曰。是時崔遠既以察官杖流。則君子可以見幾而作矣。况韓愈亦為監察御史。自可乞身而退。既不能然。遂以言事坐貶。夫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愈既無負於言矣。則夫致為臣而去。亦何不可之有。山陽之行。不必往可也。

二十年九月。太子有疾。

書法

太子疾不書。此其書何危之也。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

王叔文獨
無言
太子不宜
言外事
非先生無
以知此

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
留叔文謂曰何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
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
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丞相依附
因言某可為相每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
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
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
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尹起莘曰太子有疾未有書而此書之若至尊然者何哉太
子國儲副君宗社所繫是時德宗享壽已六十有三其可慮
一也太子久在東宮年亦四十有四忽爾瘖疾其可慮二也

自九月得疾經冬涉春悉無所區畫其可慮三也廣陵王為
太子之子英睿夙成年已二十有八不能早定其可慮四也
夫以天下重器上而一人次而太子又次而皇孫當此危疑
之際悉皆付之不問遂至一旦變出倉卒大寶幾失所託故
綱目於此畏之甚謹之甚特筆起義如此

胡氏曰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其大本
不正故終歸於邪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
言兼取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叔文誠讀書知治
道豈不知進身之禮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豈至迷於所
從陷身不義哉

此堯舜所
難而孔子
所改

順宗皇帝

諱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
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葬興陵

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書法是歲順宗即位八月傳禪雖不踰年改元非得已也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正月朔諸侯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絳次公等草遣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絳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昭容婦官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帳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德宗志大而才小

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

范氏祖禹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剋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培刻益甚於初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賀善贇曰德宗初政清明有可紀者自任楊炎盧杞遂致大亂要其終身大病則有三焉事姑息也任閹宦也好聚斂也綱目書陳仙奇殺劉玄佐李納田緒卒劉士寧程懷直逐元洪奏貶盧從史節度皆議事姑息也書實王神策志貞觀察

宦者宮市。榮義中尉。崔遠杖流。皆譏寵閹宦也。書括商一。書增稅再。書置庫再。兩稅間架。陌錢茶稅。凡三書。始若初。皆譏好聚斂也。性復猜忌。用賢不終。然書李藩祕書。齊總不行。又其天理之未盡晦者。綱目亦不隱焉。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書法。翰林學士之設久矣。於是

始書叔文

伾寢陋。吳語。寢陋通作侵。謂身短貌醜。上所襲狎。而叔文自

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

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事。

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承聰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倜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尋以伾為學士。

尹起莘曰。既書韋執誼平章事。又書王伾為常侍。叔文為學士。是皆一時之小人也。順宗有賢德。而所用之人若此。亦由德宗頗僻。使此徒久侍東宮。故一旦因而擢之耳。况是時順宗既已屬疾。此曹安得不恣行其志乎。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五坊一鷹坊二鷓坊三鷄坊四鷹坊五狗坊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近之。輒曰。汝

文三編 卷三十一 順宗皇帝 第五十一

陸贄陽城赴京師

薦供奉鳥雀。即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歐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書法未至卒何惜之也

陸贄門人以為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贄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譴逐者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贄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韋臯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

孔子惡似是而非者謂此類也

胡氏曰：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偏心也。孔子惡似是而非者。謂此類也。

蘇才本學為陸贄言不離道德陸贄智如子房而才則過陸贄辨如賈誼而術不疎陸贄進若藥石

蘇氏軾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藉勸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藉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憲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敗。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矣。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

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

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范氏曰。杜佑以舊相。不耻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以武元衡為左庶子。

叔文之黨。多與御史中丞者。元衡薄之。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立廣陵王純為太子。

王叔文
十年不遷

黃裳受恩
三朝

先王何為
預他事

陸淳有功
於春秋
名在八司
馬之冠

子更名純。百官觀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譎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贄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贄懼而出。贄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胡氏寅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今固詰而出。一何悖哉。蓋窮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

陸淳學不
治心

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耳。陸淳有功於春秋，淳為傳二家之學，官至太子侍讀。○八司馬元和初，禹錫、程昇、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晔、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父而進者。及叔文敗，八人皆貶。為袁州司馬，故云。

賈耽鄭珣病不視事。

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見執誼，就其閣語，良久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復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忌，遠近大懼。

叔文與誼
同食閣中

杜佑高郢
心知不可

二相天下
重望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書法

行軍司馬，嘗一書陸長源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叔文則使希朝為度支，而泰為司馬。綱目特書之，所以著小人之心也。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

宣歙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

常皇表請太子監國

均綬牋表竟與皇同

正義

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怨

韋臯表請太子監國書法

表請太子監國書何美臯也於是朝臣皆黨叔文無能言者臯以西川遠

鎮獨表請焉唐之不危韋臯力也特筆予之

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箴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素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拜起莘曰韋臯功名素著遠伸正議既而諸鎮效之邪黨為之震懼人心恃以無恐未幾遂命太子監國而宗祚岿安

有功於唐室多矣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書法

嘗書袁粲以母喪去職矣袁粲也此其書叔文可幸之也局為幸之叔文

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與歸不出

秋七月太子監國

中外多疾叔文之黨。上亦惡之。韋臯等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上許之。

以柱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洲司戶。

尋貶韓泰韓晔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司馬。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

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滯。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妄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憲宗却貢
獻
朕所寶惟
賢

南康忠武王韋臯卒。書法不書西川節度何。不以韋臯夷於諸

監國豈他鎮比哉。綱目書
爵書謚所以深嘉之也。

臯在蜀二十一年。豐貢獻以給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

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

詔。摧吐藩。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

謀而畏其威。及薨。畫像以為土神。祀之至今。

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

西川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之許。乃用

滋節度。而徵闢為給事中。

郎州江漲

流萬餘家

始令史官撰日曆

罷裴延齡所置別庫書法書罷何嘉憲宗也然則前書置欠負所置何本其始也前書置庫所以戒人主之聞此書延齡所遣使宣慰江淮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始令史官撰日曆書法志時相之姦也。日曆之名始見于此。

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胡氏寅曰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姚璹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今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如是正而潤色焉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白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泯有志於墾者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

天下有公是公非

冬十月賈耽卒。

葬崇陵

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代宗之后因亂陷賊不知歲月所在德宗即位求之不獲滋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

之謂可俟沈氏中壽之年成服而已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請以大行皇帝啓

措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為忌從之。

十一月附于太廟。

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

文叔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貶袁滋為吉州刺史。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之。

以武元衡為御史中丞。

回鶻懷信可汗死遣使立其子為騰里可汗。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冊上

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

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冊鎮東川。

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异為諸州司馬書法再貶多矣未

再貶快之也。

以鄭絀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諱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弘志等所弑諱言樂發暴崩壽四十三葬景陵。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崩於咸寧殿

在位一年年四十六歲。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先是以闢為西川節度使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副兼領三

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

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

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

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

杜黃裳諱
去劉闢
高崇文勇
略可用

丙戌

黃裳請以法製藩鎮

蜀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以徇闕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闕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范氏祖禹曰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

而莫敢不服天下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廢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

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

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綱紀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

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

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

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衡石程書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奏請稱取一石日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魏明帝一

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

書門陳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日卒至尚

耳帝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慙回車隋文帝衛

士傳隋文帝每臨朝或日晏未暇大臣侍衛士傳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

務非其道耳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

明才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虞舜所以無為而治

憂勤必有其事

憂勤乃所以無為

無逸人君之法具

憲宗能聽杜黃裳之策憲宗處置

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胡氏寅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而又無滛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殫之謂無為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尹起莘曰德宗征討藩鎮多矣或命諸道或遣宦臣命諸道則號令不一遣宦臣則事由中制由是罕有成功往往反納侮而止憲宗承統之初劉闢反叛帝能聽用杜黃裳之策專命一將不置監軍未幾遂克成都由其所以處置者得其理

憲宗中興氣象有日來

故也觀綱目所書既簡且明則知憲宗中興之氣象有自矣來

二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
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拒之河東嚴綬表請討惠琳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二人本出河曲步落稽後賜姓李氏夏州兵馬使張承全斬惠琳傳首京師

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

韋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闕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瑒裔沈傳師出焉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

現偉不困於餽揚涸

國家收多士實用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

轉運使杜佑舉巽

自代一年所入類晏之多

胡氏寅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

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日往往摘抉幽隱窮所

難知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

行者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就加任使

則現偉之才不困於餽揚淘汰之難之揚之糶糶在前沙之汰之瓦礫在後謂選擇之有所

棄斥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巽掌

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

萬緡

以元稹獨孤郁蕭倪為拾遺

書法

書美之也書拾遺始此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

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

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

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詰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

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固至尊之盛意况已

行之誥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

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

其誦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

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兢為忠謹小人亦貪得其

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

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

理正萌亂象

君子樂行其道

一步之事皆可欺

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加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况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任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傳之官。率皆耗曠廢疾。休戎罷帥。其他僚屬。尤為冗散。摺紳皆耻為之。就使得人。亦越月踰時。僅得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鄭餘慶罷

尊太上皇太后為太皇后

八月高崇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

秋七月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書法
特筆也其特筆何嘉不貳也蜀之功惡宗

之為

葬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三十三里金甕山

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也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疾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為帥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不務訓兵理人專習賤事果堪為帥乎幸審圖之師古薨二人迎師道奉以為帥父

欲使知衣食所自來

憲宗不用黃裳良計

月

卷三十一

唐憲宗元和元年

四十一

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胡氏曰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黃裳之良計。他日討之。勞費為何如。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以宦者劉光琦知樞密院。

丘氏濬曰樞密有院始此。代宗初置樞密使。以宦者參掌其事。至是以光琦知樞院。其後以梁守謙為使。然皆內臣也。至是唐宋以樞密使與宰相同奏事。聽進止。五季因為二府。則以慶勳舊之臣。宋與委以兵柄。而與中書省並焉。

憲宗不用黃裳良計

以宦者劉光琦知樞密院

九月。堂後主書滑渙伏誅。

書法

一堂吏也。書伏誅何憲宗頗疑宦閣初置樞密。附其勢者鮮堂。

吏能逐宰相特書伏誅以是為鯨鯢也。

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杜祐鄭絪等皆喜視之。

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上命宰相

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數千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崇文既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屯於

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而斬其大將邢泚。餘

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臯故事。從容指揮。一境皆平。闢有

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

高崇文平蜀

卷三十一

唐憲宗元和元年

四十七

崇文必不
為此

上月黃裳
口卿之功

微山人李
渤為左拾
遺

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及
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
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潼相代。
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驛
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微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書法不書不至。何譏渤也。以帝為可
與言。與不尚不至。不至矣。是

不可帝也。而朝政得失。輒奏論之。然則雖不至。猶至也。綱目
不書不至。為拾遺。其意微矣。

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胡氏寅曰。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皆非
也。伊尹之囂。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
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

白入
二月
李渤尚論
未詳

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李渤於此尚論
景行。豈亦有未詳乎。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
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
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為功邪。衆皆拜謝。詣戍所。
十一月。以宦者吐突承瓘為左神策中尉。

承瓘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

書法夷狄入貢。不悉書。此何以書。始以摩尼至也。於
是置寺。處之。憲宗崇信異端之惑。始於此矣。故

特書

始以摩尼借來。置寺處之。摩尼浮屠道人。之稱回鶻臣也。

常呼司徒而不名

黃裳有經濟大畧杜遵素頗通魏謝靈宗无寧舍小取大

吉甫思所以報德惟在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書法

書致仕矣未有書請者此其書請何未盡得請也猶

命入朝謂大政則帝之待之也亦厚矣

上以佑年高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

任詔令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胡氏寅曰

杜遵素

字崇表頗通魏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削平

僭亂無寧舍小以取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策乎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調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

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

軍疏三十餘人

教月間

俞然稱吉甫為得人

君子之高

致

得人之譽歸吉甫

希朝號當世善將

精鑒顧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

盡當時俞然稱吉甫為得人

胡氏寅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

之憾於裴垪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

雖在裴垪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

少訾邪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貞元末節度使以事述職者希朝而已號當世善將或比之

趙克國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以革弊任邊將也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

之錯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
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
遂謀反遣淮南節度使王錡統諸道兵討之錡遣兵馬使張
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良將裴行立同謀
夜還趨城執錡械送京師群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不德致宇
內數有干紀何賀之有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
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
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有司籍其家財輸京
師翰林學士裴垠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
京恐遠近失願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租賦上嘉歎從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回翔之

崇文頭放
死海睡

屬從史擅
出兵屯邠
洛

鄭綱佳上
不然

崇文在蜀暮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
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盧從史擅出兵屯邠洛書法從史獻策謀圖山東其書擅出少
何誅意也從史之請非誠也而引
兵東出邠不特
還故書擅罪之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
東擅引兵東出邠洛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而乃還上
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較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
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之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
之對曰審如是滅族有餘矣然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
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
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剛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重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胡氏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其志方銳故其從善也易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憲宗從善如轉圜

群臣上尊號書法

自代德以來無此書矣於是再見其吉甫之伎歟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白居易

居易作樂府一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以普寧公主適于季友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

范氏祖禹曰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古之王者所與為婚姻必先聖之後不然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書法

書予之也吉甫心跡未為純臣然甫位宰相訪裝填以人物上國計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善也細目固不得而貴之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經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葉氏適曰唐人倉卒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故流害相承至此之極夫以田養兵畝四十至百而養一以田養兵可至百萬以稅養兵過十萬則困竭矣

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史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款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均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闕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范氏祖禹曰柳晟闕濟美之敢違赦令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歆也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遣吏考覈以其物代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懲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憲宗之業不終於此亦可見其微矣

以神威軍為天雄軍城臨涇

將城臨涇詔麟游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修整士馬倚

角相應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書法

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何譏也何譏

以直言極諫名之而惡其直言極諫不惟久不使調又因以罪考官吉甫於是為不弘矣特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譏虛文也○唐末黨禍起於此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常貴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法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垪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垪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

南仲何人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

不交權幸

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

數人皆今之人望

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

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

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下時

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盡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

亦知之乎且陛下時下詔徵直言索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

縱未能推而行之又可忿斥而罪之乎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

書法朱和入中國始此故

謹書之○此五季唐之始

裴垣賞諫官

裴垣忠於事君裴垣不負宰相職業

宣慰使賑恤

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垣獨賞之。

范氏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垣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宰相之職業矣。

邠宜公杜黃裳卒。

南詔異牟尋死。

子彞悶勸立。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飢，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

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鄭綯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刺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救？裴垣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綯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胡氏寅曰：裴垣賞論事諫官，喜批救給事，此宰相所難能。何以能爾？現垣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垣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攻矣。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

四月，制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書法以早故也，備書予之。

裴垣薦李藩有宰相器。李藩知無不言。宰相所難能。

治平

然則前書禁長吏進奉此其書絕何前日雖禁之而柳晟闢濟美王錡之徒進奉自若。是未嘗絕也。於是書絕所以見前禁之具文也。綱目之意微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兩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憂先於事故無憂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曰。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羨。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治平

尹起莘曰。魏徵輔佐文皇。有治致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窶。質其故廬。憲宗雖能因居易之言贖而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賑恤之者。殊未之聞也。

以王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士則承宗叔父也。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故有是命。

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嗣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詔。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書法。

書法也。書記也。

均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

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覆盆止獵

胡氏寅曰任宦官嘉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盆。如符堅之止獵。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帝之幾微有以來之

劉友益曰三年赦文。禁進奉矣。而柳晟閻濟美等。違赦進奉。四年降制。絕進奉矣。而裴均。違制復進銀器。帝之幾微。有以來之。憲宗至此。其好貨之病。有不可得儉者矣。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書法書起復何。訖也。於是從史請討承宗。起為將軍。則金革之

事矣。何譏焉。從史內實親趙。然為獻策。其出兵耶。名其請討承宗。皆詐也。布為之起復。墮其計矣。是故此書復起。不書誘。執皆議。辭也。

上欲乘成德節度使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

以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平盧節度使。正已卒。自立。嘗自稱王。跋扈不恭。王武俊士真父。嘗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納子。今奪承宗士真子。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

王武俊有功於國

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牀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必輕議也。中尉

李絳諫用兵河北

毀安國寺碑樓

李絳諫立碑

吐突承璀欲奪均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六月毀安國寺碑樓

書法

書美從諫也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盛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

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尹起莘曰凡姦邪小人每以諛佞之事蠱惑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其非未有不為所移者承璀欲立碑頌德憲宗既可其請一聞李絳之言毀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書毀安國寺碑樓其所以增光憲宗之德久而不朽者豈不遠勝碑樓之立乎

貶楊憑為臨賀尉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污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諛人所逐晦敢自

徐晦仲至藍田與別

徐晦不負
揚臨賀

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揚臨賀。肯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李絳東用
大河西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萬一族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若其不聽。亦無損。上天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如。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誦躁之徒爭

太平之弊
非朝夕可
致
李絳請討
淮西
淮西事
與河北不
同

獻策畫勸開河北。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議。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病不起。淮西事。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董二州難致之策。就申蔡二州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

死王內修
外懷
先王無款
速輕奉之
悔

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
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
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
范氏曰人君之患在徂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疆弱
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
奉天之亂是先王內修政事外揆夷狄其為之有本末圖
之有先後是以無款速輕舉之悔也

以許孟容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使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
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
孟容白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丹京畿非抑制豪疆何

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許之京城震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

等使書法
以廢置書何病唐也帝方志平僭叛自視為何等主
而以宦官主兵謂之招討處置是都統矣緘目責備
賢者故書
以深病之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
其官爵以吐突承瓘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
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代當責成將帥
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
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
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

征代當責
成得帥

中官為制
將都統

軍國權柄
閑理亂
朝廷制度
出祖宗

此屬安敢
為

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耻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軍國權柄。動閑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廩。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膺。穆質。獨狐郁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既而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軍中奪氣。○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諛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詔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踴躍陌柳下惠之弟。驕楚莊王。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龔遂。黃霸。昭宣時。循良之吏也。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

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策。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為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死。少陽遂自以為後

由永安取
堂陽

田季安取堂陽。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踏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虜魏亦虜矣。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策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

王師專付
中臣
天子自為
之謀

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
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
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
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
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李
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
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罍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
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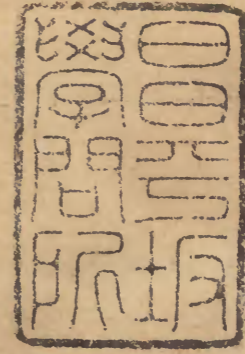
憲宗欲自
其功
天子與臣
下爭功
天子之功
在用人

范氏祖禹曰憲宗欲自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子
與臣下爭功何其不廣也且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
未聞必用家臣然後功出於己者憲宗一將承權而天下之

見其人
見其情

人已見其情矣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資治正編歷朝紀政綱目卷之三十二終



凡...
...
...
...
...
...

